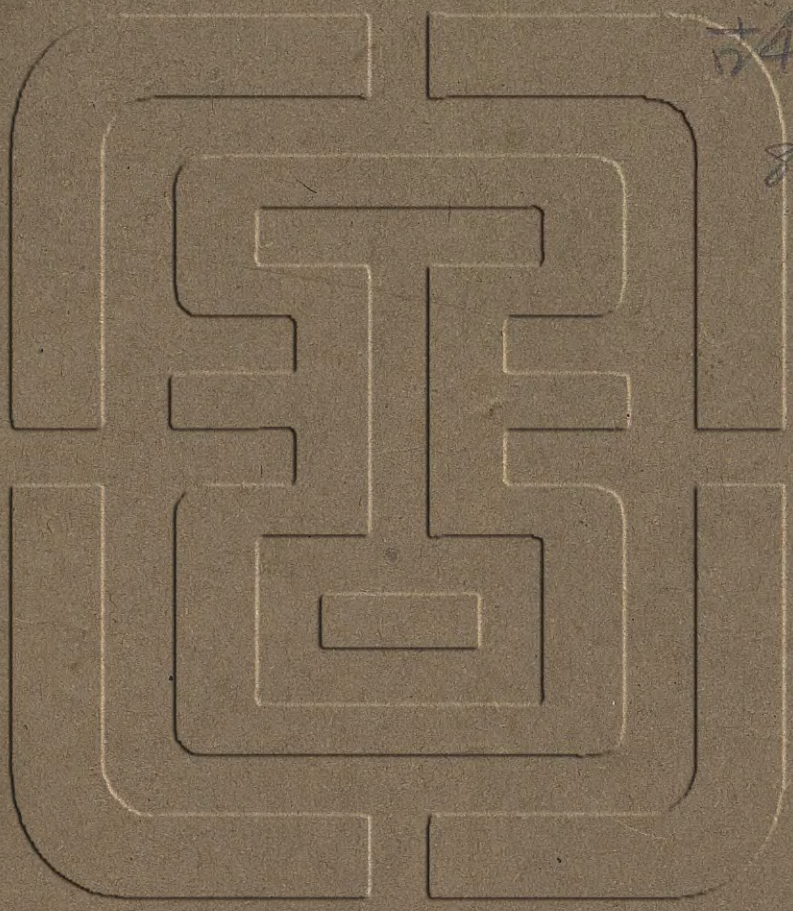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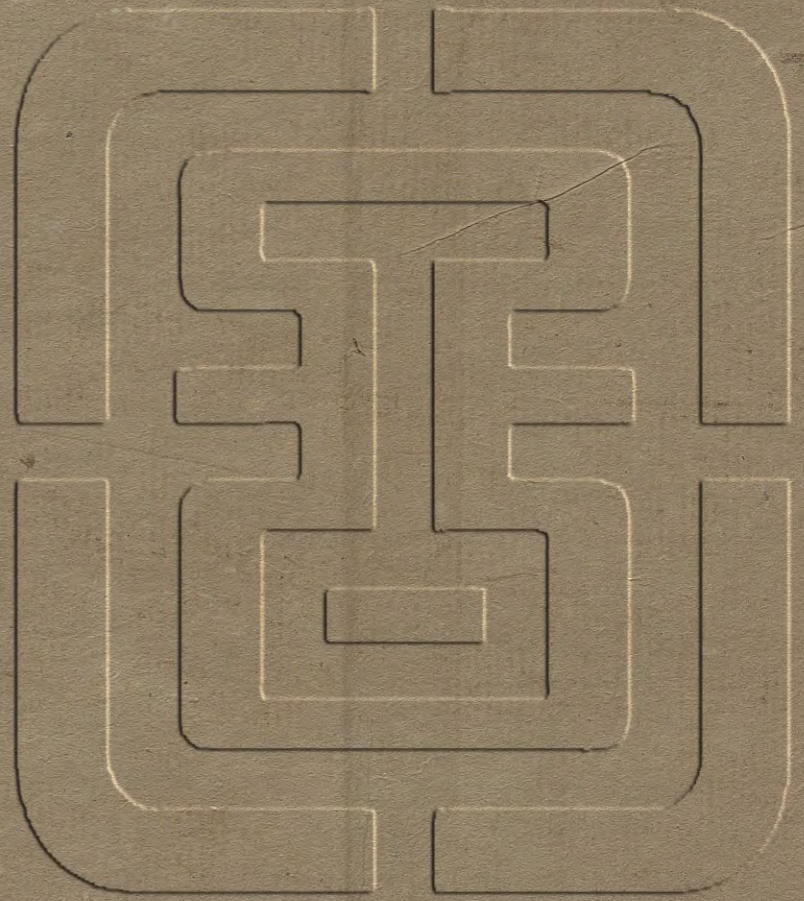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749 2.30
8432

登錄号 7646
函 1 册



陳垣同志遺書

仁宗長陵功德碑記

長陵大碑樓南面碑文



上天眷佑我國家隆景運於萬年篤生



皇考皇帝以至仁大聖安社稷於瀕危啟太平於再造武功文德之盛

巍巍蕩蕩乎既合羣臣言奉冊寶上尊謚惟先陵咸有功德

之碑謹循彛章敘述大概刻於貞石樹之長陵用昭示無窮敘曰

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

孝慈高皇后

皇考初生有光氣五色滿室久而不散及長姿貌奇偉舉止不凡有善相

者見之曰龍顏鳳姿天章日表他日太平天子也睿智聰明孝友

仁厚一本於天生勤學問書一覽終身不忘賅貫經史旁通天

文地智百家之書得其要領日引輔臣講析論辯未嘗天

精識卓見出人異表而虛己納善意當文無文武才度量力
規模廣遠寬仁愛人好賢禮士英傑智勇咸樂為用下暨厮卒悉
歸心焉洪武三年

高皇帝封建諸子曰元之舊都地廣民衆且密邇北胡非有大器量不足以鎮
之封

皇考為燕王十三年就國訪民疾苦勞來撫綏躬行節儉秋毫無取德
威並施民用輯和年穀屢登商賈四集俗
詔國中晏然兩
奉命征胡虜踰漠北萬里外斬其各王以下不可數計所得部衆駝
馬悉歸朝廷自是功名日盛而謙下愈至會懿文太子薨術者言
燕地有天子氣

高皇帝上賓建文君嗣位左右以望氣之言屢進削奪之計時諸王多以
罪削於是姦臣造誣飾詐言

皇考之過責過之書屢下王府羣臣惴慄

皇考諭之曰省己不愆奚恤外言哉凡四上章自白姦臣比皆匿不奏又布
置其黨於北平之司嗣調八府兵圍王城護衛羣臣言事急矣
宜當俛伏作凡上肉乎

皇考曰此非上意姦臣所為耳衆曰朝有姦臣親王誅之此祖訓也奈何
不幸而坐受生繫繼而圍城兵增二匝衆怒聞

皇考不能止也過聞赴聞者咸奮死力以一當百圍城兵稍却

皇考泣曰汝輩成吾罪矣猶上章自白冀朝廷之開悟也又為姦臣所
格不達而京師數十萬兵奄薄城下於是

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然姦臣之志不但在臣也臣不往請誅之
將壞及朝廷遂以護衛將士朝京師冀陛下見謝罪且面陳姦臣
之罪請誅之而歸奉蕃時朝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

倒戈逆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而多願留侍衛不去既臨大江護江之帥具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預待

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具陳所以不得來朝之故姦臣倉皇之罪不宥開皇城門不內而脅建文君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曰臣之來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宣邦之意竟蔽於姦回不寤遂備天子禮斂葬釋親王囚執姦臣數人數其罪斬於市告

謝祖宗將北歸京師諸王及文武羣臣合詞上請今國家無主願留以主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親賢衆曰今日嫡長與德咸屬殿下願早正大位懇辭弗獲乃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凡建文姦臣所削諸王封爵

所變亂洪武制度所廢黜洪武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中外文武之臣無改大赦明年永樂元年弘敷仁政綏撫彫弊申戒百司振舉綱紀早晚臨朝率漏盡十刻乃罷若議大政定大策恒至忘食有奏邊警急務雖夜必興召羣臣定議行之不容頃刻敬嚴祀事

秉誠對越惇恩九族防範以禮加勵學校躬視太學釋奠先師命儒臣講經敬老尚德問與儒者討論至意乎洽廣求賢能尤重科

目苟得其人不次擢用愛惜人才寸善不棄嚴覈考課務崇寔效體下人之艱凡有役作撫恤周備四方上水旱災傷必遣人巡視賑

濟廣開言路雖疎賤咸得自達苟有可采欣然內用不當者不罪總攬權綱知人善使所任之賢委以心腹始終不疑信賞必罰嚴重

名爵武臣必論軍功一資半級不輕昇鑒前代之失保全功臣數賜訓戒有過不為曲蔽必諭之使改弗改或斥閒居或謫立功無幾

而復之臣下有過能改待之加厚未嘗宿怒死刑至四五覆奏
疑獄多從寬宥近寺有過雖小必懲與庭臣言議左右侍衛
悉引避浸潤之譖不行諂諛之人終見棄斥矜過誤畧小罪不
以一眚掩衆善不以私愛蔽大德聽言不待其盡洞燭底裏臨幾
剛果裁制大事數語而決與下人言開心寫誠表裏洞達惜物
儉用服澣濯之衣未嘗妄費却封禪之請羣臣有上祥瑞必降
璽書警戒備葺典禮表章正學自製聖學心法及務本之書
以訓子孫命儒臣集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以開來學類集大典囊
抱古今包羅天地浩浩穰穰自有載籍以來莫斯為盛又作孝順
事寔為善陰陽等書無非以善人心致化理時雖盛治武備修飭
良師精卒所在足用屯戍有法廩庾充牣邊境清肅焉念舊
封國受之先帝陞為北京備兩都之制舉時巡之典所至禮

高年訪遺逸親過農家問其疾苦指示子孫羣使知稼穡
之艱懷撫四裔德澤廣被無間大小朝覲貢獻日聚闕下西
南海外新收封爵者三十餘國亦有遣子入學詔使至錫蘭山
國其王不奉命使者執以歸赦之遣還而改建其族人東踰遼海
躡艸野人女直之境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統理者幾三百所用兵善
以少擊衆料敵審勢開閤應變機智如神至偏裨小校悉識
其能否勇怯臨陣指使各當其用所獲敵將察其才勇赦之
而置諸左右任用不疑後卒得其死力命將出師指授方畧所
向成功征伐以不殺為主法所難宥者誅之猶累日不憚永樂

十九年遷都北京二十一年七月親征漠北凱旋次榆木川不豫辛
卯上賓嗚呼哀哉

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徐氏中山武宣王達之
長女貞靜誠一上佐

皇考孝德彰聞親睦嫔族表正宮壺內篤王化之本協贊治平之
道盛德之茂追配任妣永樂五年七月乙卯崩壽四十有六合葬

長陵陵預作於天壽山

皇考遺命山陵悉遵洪武儉制不藏金玉寶器皇子三長子高熾次漢

王高煦次趙王高燧皇女五永安公主永平公主安成公主咸宣公主

長宣公主皇孫二十有三皇太子瞻基鄭王瞻垓越王瞻墉蕪歙王瞻

垠襄王瞻塏荆王瞻垞淮王瞻塿滕王瞻埜梁王瞻垧衛王瞻埏漢懿莊

世子瞻壑庶人瞻圻世子瞻坦濟陽王瞻空臨淄王瞻城昌樂王瞻埒

淄川王瞻墀齊東王瞻圻任城王瞻塿海豐王瞻垠新泰王瞻邶趙世

子瞻坂安陽王瞻塢嗚呼惟我

皇考祇奉北蕃二十餘年恭謹一心及迫於危殆不獲已以一城羸弱當

四方全盛之衆其志固志在保國家衛社稷惟天惟祖宗實鑒佑

之此豈人力所能為哉惟

皇考靖難之績實配

皇祖開創之功而守文致理充拓疆宇才畧之大條理之密又本之堯舜

文武之心故勲業甚盛視漢唐宋以來英君明主軼而過之遠矣

謹拜手稽首而陳頌曰天眷中夏肇啟皇明巍巍太祖受命

隆興深仁弘義誕撫萬方六合一統熙如春暘嗣興無何讒慝旁

起變易經常紀綱網弛如發鉅木先摧附枝咸刈親蕃宗社其危

盈庭之言蜚訕騰毀

皇考曰噫修予在己飾罪加師寔轟雷撤國人惶惶命不覲活

皇考曰噫帝尚明哉陳詞再三讒慝格之

皇考曰噫天其可誣臣不負君惟天鑒予讒慝厥志匪直子禍祖訓昭
明子敢遺墮惟天諒予祇朝京師庶其達誠讒人底誅桓桓敵
旅四面來赴倒戈迎降

皇考是附長江天亘武夫雲聚聯艦迎濟如迎父母城門大開歡迓聖明
皇考曰止予欽予行讒人失措曾主自然

皇考驚慟曷自絕天篤君於禮敬厝陵土乃戮讒慝以謝天下恭謁祖
考歸北奉蕃宗王臣民叩馬跪言神器孰主生靈孰依天序位
屬必止無歸萬衆同情堅不可拒齋潔致告天地宗社乃御大
寶乃詔庶邦寰宇一新如晦復明德恩汪濊施由親始起撲濡枯

不間遐邇直枉疏滯別瑕濯汙惠流率土歌呼在途文武列辟
不易厥位有泰典常咸復舊制雞鳴以興儼乎衣裳心與道謀周爰
四方昧爽視朝至日中昃文武康功允念弗釋總攬丕綱惟斷與明

剛建中正體乾之行恒察通言簡用厥中大舜好言古今攸同肅肅
秦壇穆穆清廟躬秉圭瓚致敬隆孝一食在前念彼耕農一衣不忘
蠶婦之功八政所紀日時先務恤之優之諳諳勿舍增崇庠序培敦
教育講學化道于人用咸服躬視辟雍修謁先師翼翼其敬秩秩
其儀四方率承表端景從絃歌洋洋藹然休風成德大中布於中
外一其誠恭熙帝之載既惇五典既敘九功百度成貞帝載之隆
如海之涵如天之覆小善必錄小過恒宥賞賚之行靡遺逖疏
有姦干憲貴近弗違刑法之施如不獲已欽哉敘哉覆奏四五宗
室咸晚仁涵禮飾圖全悠久不苟姑息近寺之患古昔是鑒杜漸

防微申令有嚴邊圉一清雖安弗逸峙兵崇備崢嶸鐵壁慶雲
醴泉麟鳳騶虞稱祥獻瑞帝吁咈哉恒謂羣臣女罔女從女勤
女績女篤女恭以綏妣姦以靡瘼痼庶於朕翼以誥治功聞奏

早潦殷殷自責馳賑以恤靡遑寢食致滋中興招受多福屢錫豐
年戶給人足爰建北京如周兩都輒游省覲膏澤是敷海內海
外究乎四裔慕義歸誠奉琛獻贄或錫之封或命之官懷章綰
綬累百踰千雨露所墜日月所照凡厥有生咸被聲教南文弗馴
翦為郡邑北虜或梗驅荒域功德所加寰宇用宣禮具樂備丕昭
皇明文謨武烈超漢軼唐中興邦家皇祖之光允仁皇妣聖德作配
協相之隆乾覆坤載奕奕長陵扶輿翕聚山川盤迴龍翔鳳翥
刻辭貞珉永示子孫皇圖天齊千萬億年

長陵大碑樓北面碑文

哀明陵三十韻

北過清河橋遙見天壽山勝朝十三陵錯落兆其間太行龍脉西南來

金堂玉戶中天開左環右洪實佳域千峯後護高崔巍昌平州名黃

土山名誠福地永樂曾以親臨視叶英雄具眼自非常豈待王賢廖均

陳其藝日下舊聞載永樂初卜陵衆議欲用檀柘寺永樂獨銳意用黃土山即此天

難以懸定據此則永樂考卜之說較為可信或云十三氣數盡朱明祚以此為準是蓋形家惑

世言承天造命惟君允後嗣果能繼祖烈朱氏宗社那遠絕君昏國

事付貽璫瞻烏久矣於誰督向聞頽廢應修治工鉅無敢發其辭

湯山駐蹕一往閱聖朝舊蹟當護持後恩殿名制肖皇極殿名建雖存

已剝丹青爛宣德曾頌袞奢麗明宣宗實錄載宣德駐蹕陵下與侍臣云皇

皆無遠慮云云今觀長陵享殿曰後恩殿九間重檐石城明樓規制魏煥雖丹青剝落而椽栴閣壯與皇極殿相肖為自古所無豈所云袞奢崇儉者乎此而非

奢奢孰見石城明樓依然魏三杯守酌拜如儀今春駐湯山命取道昌平謁明永樂長陵酌酒三爵如鍾山謁明孝陵之例論明成祖之事雖非予所景仰然既為古帝王自當下拜如儀

明臣屢永衣冠闕

楊士奇陪侍長陵作云萬里蒼梧去不還又區大相供事長陵詩云文皇禹成後此地墓衣冠又李應徵謁長陵詩云乾坤留劍烏

伏臘拜衣冠蓋均指榆木川事或出怨者之口

底須重訂傳訛詞棟柱如舊椽木朽簷瓦落地狐兔走

以其初建工力觀未修豈數百年久

長陵殿宇雖存而椽木朽壞簷瓦落地以初建窮極工力論之不應荒廢如是之速

蓋自明中葉以後怠棄不修者已一二百年則今三四百年宜其荒廢如是也

永陵制乃如長陵

明世宗陵曰永陵規制一如長陵而外多一周垣享

殿明樓皆以文石為砌其麗精緻長陵不及見昌平山水記其後神宗定陵以如永陵而修飾又過之云

定陵效之侈有增忘其前世

艱開初徒計身後胥堪輕

日下舊聞載永陵成世宗顧謂工部臣曰朕陵如是止乎部臣倉皇對曰外尚有周垣未作乃築重垣後定陵效之

長陵一碑功德記餘皆有碑而無字泰山以後唐乾陵此典何出竟為例

明諸陵惟長陵有勝德神功碑文餘皆有碑無字檢查諸書惟徐乾學讀禮通考載唐乾陵有大碑無一字不知何謂而明諸陵效之竟以為例寔不可解也 思陵

乃就妃園墓趙一桂曾記開擴香殿三間復九間寢林供案皆雄

壯 明崇禎思陵乃因田貴妃園寢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遂以帝后梓宮移至昌平州署吏目趙一桂率士民斂錢安葬記擴中隧道長十三丈餘石門內香殿三

間陳設器用衣物又開二層石門內通長大殿九間寢林供案備具一妃園寢如此其餘諸陵侈費可知 一妃之費已如此餘諸帝

者可知矣即今雖為禁樵蘇松柏鬱茶屋傾圮屋圮猶可龕帳無

並其神主全失諸尺木值幾亦盜去汝祖獨非厥民乎本朝定鼎後雖為明諸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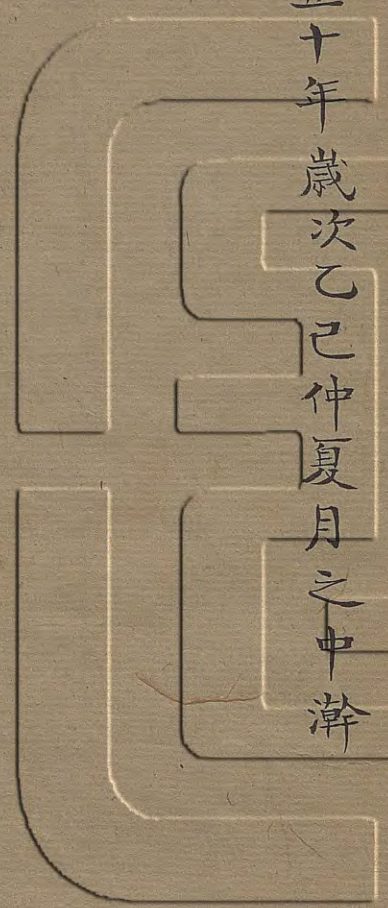
嚴禁樵蘇松柏勿翦而經流賊兵火之後殿宇多就頽圮不獨龕帳全無並神主亦俱遺失實不堪入目因降諭旨特派王大臣前往相度并發帑金鳩工庀料通行修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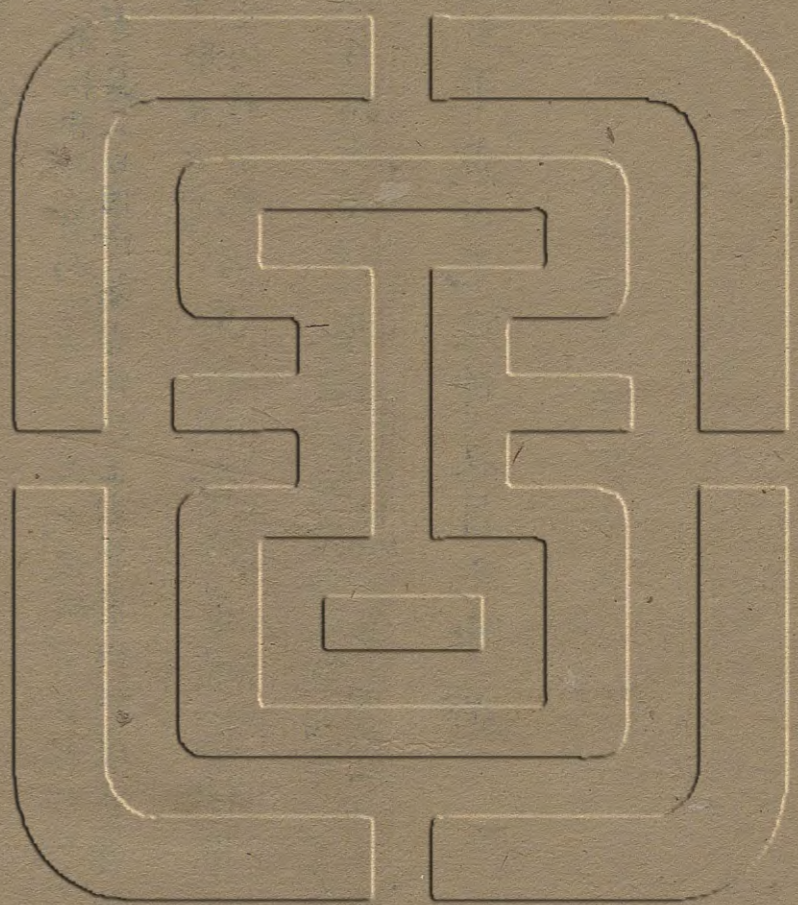
葺俾一律整整完固不忍再視命修葺悵然悚然欲垂泣此意弗更再

重設神主以時祭祀 三言讀名誥文示詳悉因謁明陵屈指數明季之事應亡弗亡屢賴天恩而思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敢為棘詳見所著讀名誥文

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仲夏月之中泮

御筆





長陵大碑樓東面碑文

前王閔寢自成古後世葺陵原賴今本有十三邱壑列不無頽廢歲
年深乙之春命重修飾丙至冬成此視臨榱桷煥然已盈目憑依復矣

為去聲驚心

明崇禎末年昌平諸陵為李自成踐毀不獨龕帳全無神主亦不知何時被人竊去今既為修葺並令重立神主以妥享祀

可知世

主違

天眷乃致蒼生嘆陸沉構築教掄虞部吏庸賃那惜地官金

前歲親謁明陵見其簷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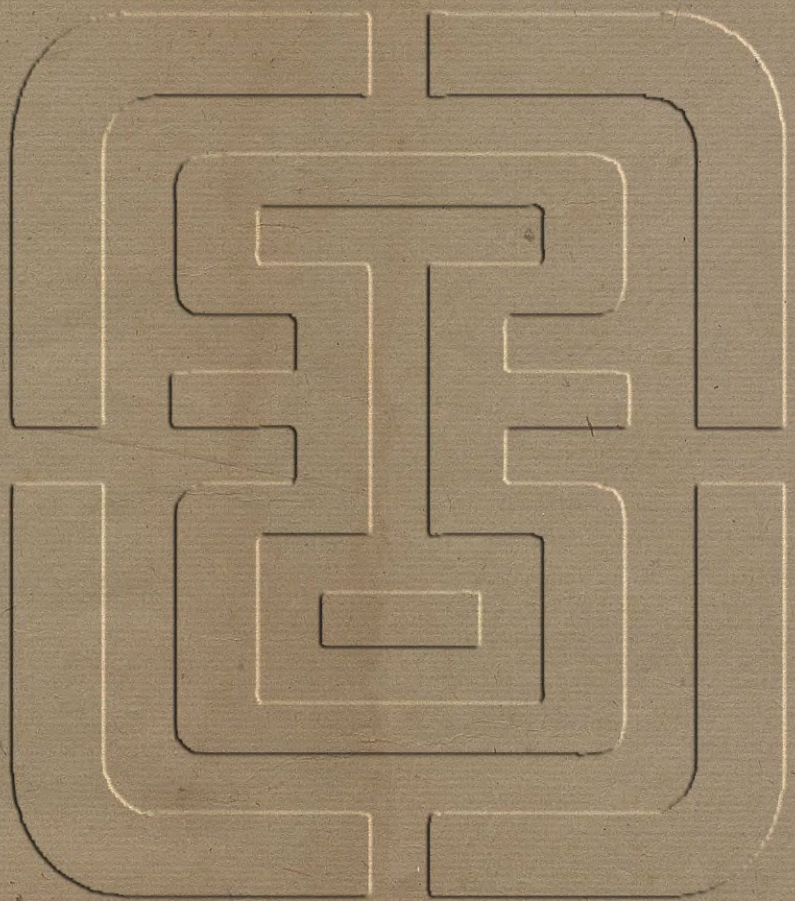
落地榱桷傾圮蓋自明中葉以後怠棄不修者已二百年既又經流賊兵燹至今則三四百年是以殘廢若此因特派大臣等董其事派司員通行修葺一律堅整計用帑金二十八萬六千餘兩其支取戶部之顏料工部之木植不與焉斯來慶落慨興廢言返迴看遠壑林

一再留吟匪誇藻難堪畏志勵恒謹

修明陵成遂因臨視用乙巳詩韻

乾隆丁未季月上澣

御筆



長陵大碑樓西面碑文 本朝立

明十三陵在昌平天壽山我朝定鼎後代為保護申禁樵採恩禮之隆自古未有

皇考特發帑金一律修葺朕纘承

遺志親來叩奠遍瞻懷楠式煥松柏舒榮益欽

聖德之高深彌凜守成之不易殷鑒不遠

天命靡常惟日孜孜猶恐有失勤政實為君之大本怠荒實亡國

之病源可不慎其幾歟夫明代諸君洪武永樂皆大有為之主中

葉以後荒淫失德者鮮亦無暴虐放恣之弊然其大病則在於不

勤政耽晏安夫不勤政則上不敬

天下不愛民人君為

天之子不敬則不孝不孝之子

天必降罰人君為民之父不愛則不慈不慈之父民必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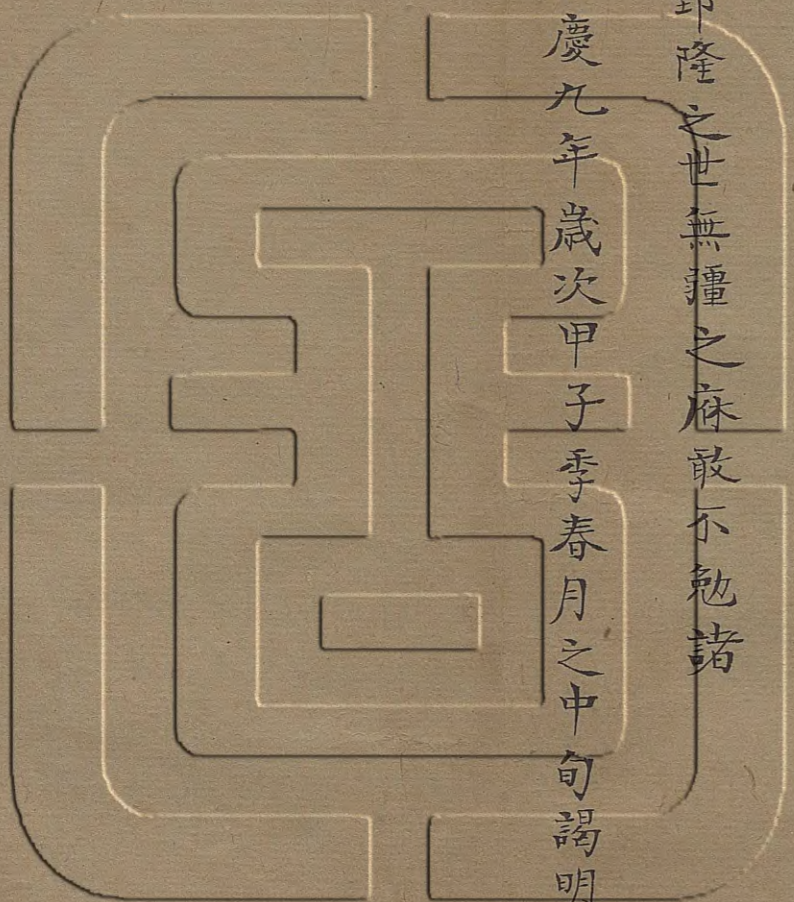
天罰民僭國事尚可為乎前明亡於宦官固不待言然深信宦官之
故亦由於怠惰偷安不親朝政使此輩乘機弄權而外廷臣工君門
萬里抱忠者徒上彈章僉壬者竟圖富貴上下不交遂成傾否不可
救藥矣嗚呼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神宗之怠惰天啟之
愚駭雖係流賊作亂而亡於宦寺之蒙蔽蒙蔽之來總由於君心不
正耽逸厭勞之君始則明知蒙蔽而甘受繼則入其術中而不覺矣
欲免臣下之蒙蔽必先克勤政事不自暇逸宵小焉能施伎倆哉丹
書曰敬勝怠者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古聖先賢孰不以是為亟
敬怠之幾繫於治亂動惰之別驗於安危茲謁明陵思及明忘之由
由於君心之怠忽以致羣小乘機內外蒙蔽遂淪於敗予敬守
慈訓曷敢稍忽萬幾之繁宵旰治理庶幾常承

天眷永保

天命以鞏固我大清億萬年丕基時以怠忽之戒為戒勤敬之心為心則
政無闕失民隱上達予深信此理之不爽書之自警永綏我皇祚
可其卸隆之世無疆之祚敢不勉諸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季春月之中旬謁明陵紀事

御筆



長陵內南面碑文

順治十六年歲在己亥十一月十七日

上諭工部前代陵寢神靈所棲理應嚴為守護朕巡幸畿輔道經
 昌平見明朝諸殿宇墻垣傾圮已甚近陵樹木多被斫伐向來守護
 未周殊不合理爾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現存樹木永禁
 樵採添設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不時嚴加巡察
 爾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察閱勿致疎虞特諭欽
 此

長陵內北面碑文

謁明陵八韻 有序

望鍾阜之松楸巡途必詣指昌平之表碣蹕路茲臨惟十三陵之北域
 相依經百餘年而德怨久泯況得之賊手主統正而仇復前朝且優以侯
 封布澤深而仁歆
 祖德雖採樵禁於令甲而開歲致載頽傾初值此親瞻惻然眷念忍聽丹
 彤粉剝無繼體以銷沉依然隧閣堂深發重帑而責飾彼何示人
 以不廣毀及金源我惟稟
 天之難謹假茲殷鑒摘八韻而成斯詩什等百世則具在鑑評

驅除本是藉餘閑

順治元年四月我 世祖命睿親王多爾袞統大軍
入定中元行六日明平西伯吳三桂遣將出山海關迎謁致

書以流寇攻掠京城九廟灰燼明帝已殉社稷賊首李自成僭稱尊號擄掠逞殘
神人共憤乞師除暴等語王得書即星夜前進直薄山海關大破賊眾追殺四十里

賊眾遁走五月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出迎睿親王等定議都燕京即具疏恭迎
世祖定鼎安民出諸水火統一海宇億兆歡迎從古得統之光明正大未有如我朝者也

表正由來超古今

廣運欽承一統大勝朝消隔百年深山陵念以北鄰近車駕因之比日臨德

怨久哉幻時世

天命三年我城兵徙城中人口以歸尋攻克清河是為

太祖以大恨告

天親統師征明撫順招降守

詳見所恭全韻詩及盛京諸什

興亡昭矣惕予心雖云樵採勤禁護亦惜殿堂逮圯

沉應悟有成邨無廢當忘彼怨毀其金

我朝修復金太祖世宗陵聖祖御製碑文以前者賊師克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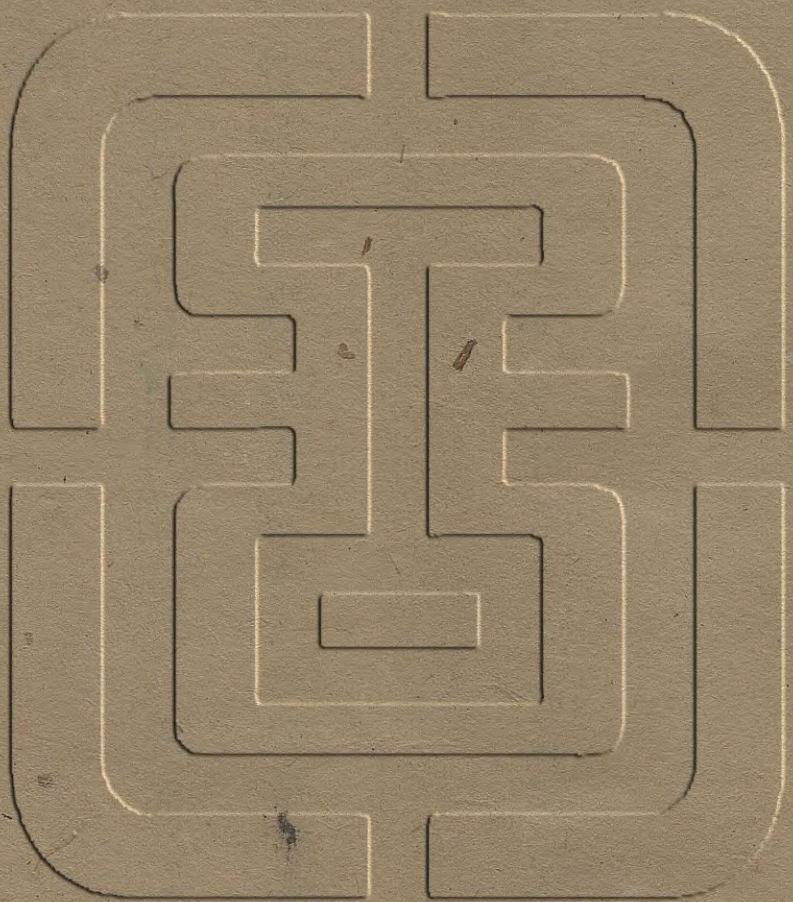
遼東故明感形家之說疑與本朝王氣相關天啟初折毀金陵副斷地脉又建門廟為壓勝之術不思修德勤民而移咎於異代廢寢尤為舛謬地官慢斬

費帑項冬部爰教飾鼎林即故寢園示明監靡常

天命凜難諶

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季春上澣

御筆



長陵內東面碑文

本朝立

請兵雪恨逐流賊正位中華大統彰代謝應

天泯德怨敬勤御極肇興亡封侯布惠

祖恩浩發帑修陵

考澤洋嚴禁採樵仍守護重新闕殿免殘荒至今未絕春秋祀稽古孰
存典籍詳鍾鼎曾瞻龍虎踞壽山始覩檜松蒼漫論形勝皆陳蹟
益感廢成飭大防酌奠階前衷倍凜求安圖治念苞桑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季春月中旬謁明陵八韻

御筆

思陵宮門前碑文

大清勅定明崇禎帝碑記

光祿大夫太保無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臣全之俊奉

勅恭撰

臣嘗觀古今治亂之蹟邦國興替之由使後之人得而考焉以為法
戒者其義莫詳於史大約國之興也創業開基之君莫不有應天
順人之舉積功種德為累葉之所憑藉其亡也必末年季世之主
或天資刻薄殘民以逞或闇弱昏庸太阿旁落或甚而縱慾敗度
滅裂綱常種種失德難以枚舉皆因自取滅亡之道即國祚之修
短不同而覆敗相尋異世一轍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非虛語也我

皇上 皇月睿智典學惟勤涵泳六經之暇尤研精史書舉前代之是非

千事之成敗靡不溯源窮委一一究其指歸而於明朝興亡本末更
瞭如指掌於是深晰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厥咎有在非末世
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但當年既無實錄日後慮多傳疑每厯
睿懷之憫惻於順治十四年二月內爰

諭工部立碑表章恭繹

天語一則曰明崇禎帝尚為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亂身
殉社稷再則曰若不亟為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
類並觀嗚呼

宸鑒及此不能不令人低徊嘆息頌我

皇上明並日月發幽光於已沉德邁興王昭公評於隔代真前此紀載中
未有之盛事也茲工部遵

諭礪石既成

皇上特命之俊為文以勒之碑臣係故明累臣矢殉溝壑幸邁

永清之會再續餘生既捧

徽綸而感涕益驚

專命而徬徨以謫陋昏耄如臣何能追聞遺薇俾副

皇上表章之盛心然不敢不就見聞所及謬述其概以竊附史臣之職也

按崇禎帝以英敏之姿潛德藩邸繼膺大統當即位之始正逆端

煽亂之餘中外危疑獨能不動聲色剪除大憝如秋風振稿因目

擊人心盡壞盡屬如醉如夢之流法紀廢弛釀成不痛不癢之習銳

意更弦猛圖法祖宗恤民隱畏天災嘗蔬食布衣痛自貶損講

幄之咨詢不輟平臺之召對屢勤一段宵旰靡甯想望太平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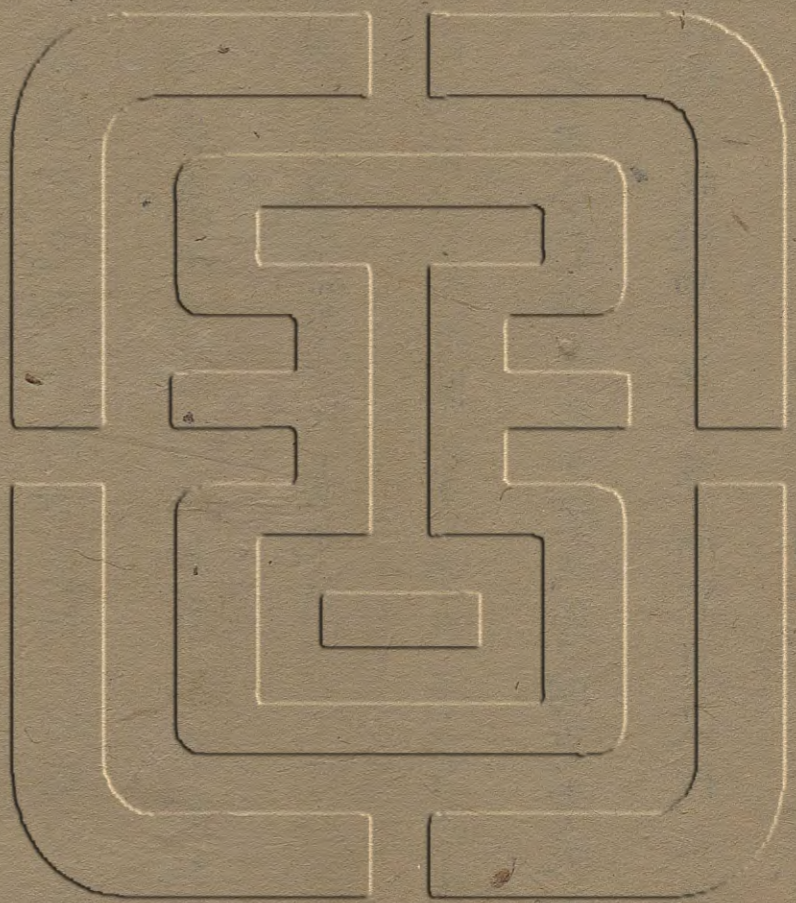
誠有如

所云孜孜求治者假令當日有先憂後樂之臣同心一德匡濟時艱

康猶可坐致即或中材之佐警戒綢繆尚得彌縫歲月其如恬愉
積玩貪黷成風下吏之精神專用以鑽營結納大僚之好尚唯在手
位高多金以致民窮盜起然發難之初不過西陲一隅亦何難以國家
全力制之而上下相蒙以賊為諱嘯聚之勢日熾月盛攻城掠邑有
同破竹然後舉國張惶紛紛議選將議抽兵議加派議設總理總
督重臣臨渴掘井毫無成算以言剿則挫衄屢聞以言撫則招徠
無術至於驕兵悍將借勢披猖為護身符來不能禦去不肯追
遂蔓延流毒秦楚豫暨大江以北所在騷然而朝端之上方爭洛
屬之黨日構元黃之戰厝火怡堂獨以賊遺君父憂問有一二耿介
特力之士以公忠體國為念又徃徃不安於其位一時内外文武事權
在握者無一實心辦職之人矣致令仁明銳治之主不幸而丁中葉
陵替之後起弊扶衰萬難措手無之子然孤立於上四顧盈庭
茫無可倚譬如疴羸之夫病之初中尚在膚膜腠理之間中醫猶
能按脈而治及耽延日久深入膏肓雖有盧扁救療施豈非天之
所廢莫能興之而人謀不藏適任其咎者邪考史傳所載凡末季
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社稷不引天
亡之言亦綦烈矣嗚呼傷哉有君無臣貽禍邦國竟若斯哉此
明代往事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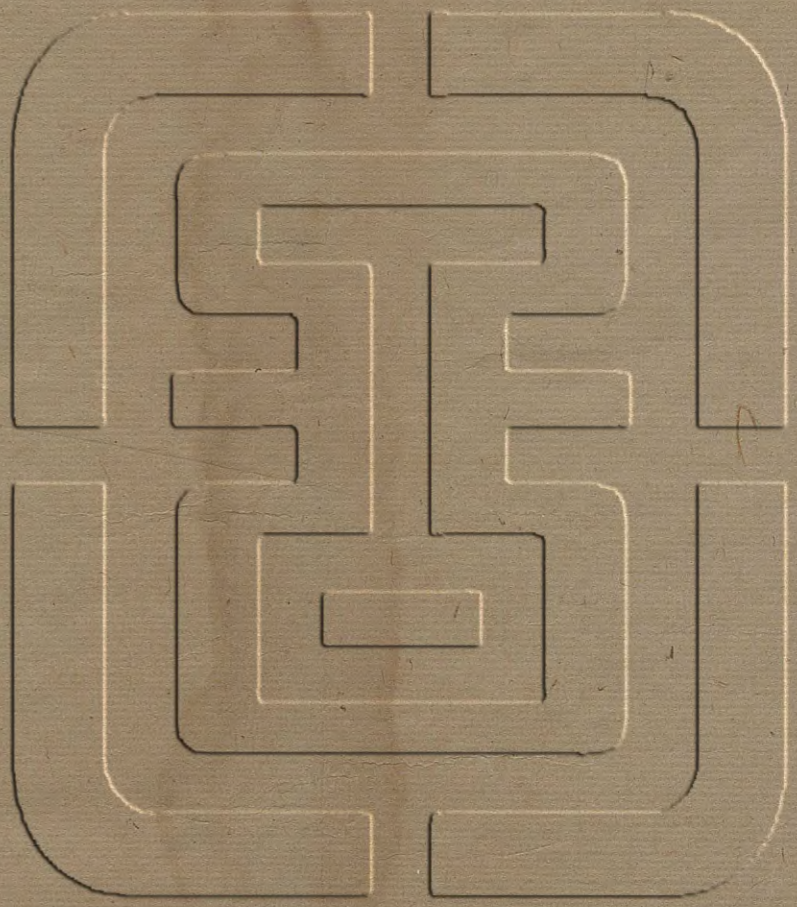
皇上深用惻隱而欲亟為之闡揚是即孔子當年作春秋之心褒貶出
乎至公瑕瑜毋令相掩俾天下後世讀明史者咸知崇禎帝之失天
下也非失德之故總由人臣不忠所致庶使後之為人臣者悚然知所
戒而後之為人君者亦知慎於用人也然則煌煌

睿諭明乎制治安邦勿玩小寇而彌寇必以安民為本安民則又以知人為本此
直昭一時之信史實著萬世之常經蓋永為君若臣之寶鏡云



王承恩墳前碑文

朕聞烈士殉名齎志而歿貞臣衛主捐軀以從自有明失馭寇陷都城懷宗皇帝敦國君死社稷之義崩于石室時有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者攀龍髯而矢志甘雉頭以從君陪縊於傍死而猶跽嗚呼若承恩可謂事君有禮不忘其忠者矣夫人臣事主無二厥心為其易者與為其難者途逕若分理道則一人臣之懷有二心者倖圖苟免甘心事讐言乃在平日侈讀詩書高擁爵位之人無論生無以為人死無以為鬼對若人其亦何地置足耶朕藏除巨憝用彰民彝既禮葬懷宗皇帝於思陵因賜承恩塋域一區俾塋兆外以從厥志仍賜之香火田地暨之穹石使後世知艱危之際內員中尚有忠烈而死如承恩者



王承恩墳塋外碑文

御制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碑文

朕嘗考諸史冊見夫忠臣烈士身殉國難名炳千載未嘗不掩卷三歎也雖忠義之性命之於天人人可以自盡然變亂及孫利害動於中禍患怵於外依違瞻顧多不能引決求夫風雨不渝其常霜雪不易其操者蓋難之矣若夫掖庭之中貂珥之列或恪共著美或勤之徽若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亦可謂賢矣至於國家多難秉志不移忠誠貫於金石氣節昭於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頽俗也如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者有可紀焉當明季寇訐海內鼎沸莊烈愍皇帝

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嗜沓而營私以致羣寇縱橫不能奏績逆渠犯闕國事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時戴縱垂纓之士在平時則背公樹

黨遇危難則苟且偷生言之可為太息惟有范景文等十九人無愧
臣節業賜諡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庭能赴義捐軀者蓋不多
見獨承恩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從死愍帝之旁其嶽嶽之風節古
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既託體山河瘞骸林麓永近園陵常依隧道
可謂式慰幽靈用綏貞魄者矣朕自踐祚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洎
夫有明恒深嘉歎其列代山陵近在畿輔向今永禁樵採守護維
嚴於順治十六年因東狩駐蹕昌平觀勝國之松楸感廢二路言
陵周覽心惻久之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邁亂亡國非辜躬奠
漿尤增憫泣顧見陵側有土一坏即承恩墓也特命從臣酌酒焉邇來當
省斂之時展軫宵駕載履明諸陵拜陳醑醴復徘徊於思陵之所撫荒
墟而灑泣漑旨酒而痛心念茲從死之臣彌興節義之感手一卮命大臣
拜奠其墓以勸忠也謚義危身奉上儉不辭難曰忠故忠君愛國庸人
每未之逮貞烈之士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慕誼無窮也
矧承恩趨侍宮掖出入禁圍其責任不繫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輔而獨
能視死如歸豈非較然不欺其志者哉以視世之讀書明大義負重名
者變故當前依阿澆忍幸免旦夕其為人賢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勒之貞
珉使盡忠者以為勸不忠者以為戒且以告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

